

安全，不敢忘呵

□王霖生

6月,安全生产月。每到此时,我都会想起年轻时经历的几次生产事故,虽然没有死人,但至今不敢忘怀。

1970年大学毕业后面临工作分配,因为没有对口的单位,浙江省把我这个学造火车的“未来工程师”作为“通用专业”分配到了浙江省第五地质大队(后改名石油地质大队),队部在余杭闲林埠茅草山。离杭州还算近,6路公交车直达武林门。但报到后大队领导说我学的是内燃机车,分配我去钻井队当柴油机工,是专业对口、学以致用。

我在1201钻井队(和大庆铁人王进喜所在的井队同名),名义任务是管理一台6160柴油发电机组。我们的工作在野外,钻机靠电驱动,一旦工作就不能停(在钻进中如失去动力钻具就会被埋在地下,取不出来了)。当时农村经常停电,所以要有备用电源,以保证一旦停电5分钟内就能供上。一般每周要发电半天到一天。

如果我的工作仅仅是保证供电,那是很轻松的,可等着我的大量工作是:电气线路和设备的安装(包括架设高压线)维护、钻机的维修保养等。更多的是钳工和焊工工作——加工钻头(地下情况复杂,要用不同的钻头来应对)。大致包括了电工(包括高配、低配,发电,维修等几个不同的分工种)、钳工、焊工三大工种。这些都是技术活,都是要持证上岗的!仅高配、低配电工就要考不同的证。可我这个工科学生除了钳工还可勉强应付,其他都是一窍不通。

再解释都没用,因为你是大学生,是万能的!硬着头皮上吧。技术资料极缺,只能用已有的知识对着说明书研究设备,边学边试验。同时积极地向所有能见到的相关人员学习。我就是靠着这些支离破碎的知识和技能应付着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井队在长兴县丁甲桥公社和泗安林场打过两口井,而短短两年,就出了三个安全事故,遭遇了“滑铁卢”。

先是在泗安镇二界岭林场(浙皖交界处,所以叫二界岭),发生了两起事故。

第一次是火灾。

我们的孔位在山上,借用林场的一个空猪圈当食堂,烟囱里飘出的火星点燃了草棚屋顶的茅草,烧掉了食堂和旁边的仓库。好在队上年轻人多,身强力壮,加上设备全,有水有电,在大家的努力下扑灭了大火,有惊无险。要知道漫



“安全生产月”的历史,要追溯到1980年开始的“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这是1981年5月20日,为配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而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4枚),图案名称分别为:基建安全、矿山安全、交通安全、农林安全

山遍野全是马尾松,油脂很多,一旦引发山火,可能连人都逃不出来!

第二次是雷击。下暴雨,雷电击中了井架和变压器。塔架内银蛇乱舞,到处火花,变压器的避雷器炸得粉碎,线圈烧毁。自备电源(那台发电机)连着工作了两天才等来了新变压器。

我们的井架高24米,需要安装避雷针保证安全,变压器也要装避雷针。这一次是在山顶作业,防雷尤其重要!避雷针的安装是有要求的:向地下埋3根2米长的钢筋接地,还要保证接地电阻≤4Ω。如果电阻太大非但失去了避雷作用,反而要引来雷击。可四周全是岩石,怎么去打2米深的洞?还要打3个!于是我决定,把地线扔进溪沟里,利用溪水导电,保证了接地电阻≤4Ω。但事后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接地线路在外力的干扰下电阻增大导致了雷击事件的发生,好在老天保佑没有人员伤亡。

第二年井队搬到了丁甲桥公社。打完了孔准备搬迁时按规定我切断了电源。但队长要值班守夜人员加一盏灯,为此我又接上了电源。当天晚上大队部派来电影队在公社晒场慰问当地群众和井队职工,放的片子好像叫《三个母亲》。可放了一半,广播通知大家去井场,特别强调让电工快去!一出晒场我就看到了火苗,赶紧到变压器旁切断了总电源。进场一看,火势不大,没造成啥损失。但总配电箱的进口处,手指粗的

铜绞线都熔断了。直觉告诉我是电气短路。严重的是井队指导员(即书记)因救火戳伤了眼睛,已经送湖州医院了,钳桌上留下了芝麻大小的一滴眼球组织。原来,配电箱着火导致总开关跳闸,井场里一片漆黑。书记用力要把电缆拔掉。其实电缆已经断了,因此用力过猛导致往后跌倒,被一个钩子伤了眼睛。

接错了线吗?接好线路后我试过的呀!指导员的眼睛还有救吗?几个问题让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整天水米未进,愁啊!后来大队部安全员到了,在他的指挥和见证下我打开了配电箱总开关盒,只见一只硕大的蛾子横搭在两个电极之间,头尾烧焦了。原来蛾子钻进了开关盒,造成了短路。原因找到了,可书记的眼睛没保住,那个受伤的眼球被摘除了。现在的配电房里高门槛配纱窗,就是为了防止类似的生物事故。

几年后我调学校当老师。我们的学生遍布交通战线的各个行业。特别是施工专业的工作环境和钻井队十分类似,都是临时性、条件差,因此我在授课中特别强调生产安全,后来还专门开设了生产安全课,讲理论、讲案例,更用自己的切身经历、事故带来的心理折磨,向学生强调不但要掌握好生产技术,还要学好安全理论,练好安全技能,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这是无数先辈的泪水、鲜血和生命的结晶。一定养成重视安全的良好习惯啊!

炊烟袅袅幸福长

□吴清泉

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老家在高山之间的一个小山坳里,绿树环绕,鸟语花香,蝶飞蜂舞,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每当夕阳下山夜幕降临,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炉灶里生火做饭,每家房顶上的烟囱青烟缕缕,一时间整个小村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青雾,虚无缥缈,小村顿时恍如仙境,仿佛还可以闻到轻微的稻米香味。

很多人家都快开饭了,我们家才开始生火做饭。因为父亲这头老黄牛天不暗就不回家,妈妈只能推迟烧饭的时间。小村里烧饭的模式大抵差不多,淘好米,放锅里煮到半熟,手捏不到“米芯”,把米饭捞出来,放进木头做的蒸笼里蒸熟。饭熟之后,就在原来那个大锅里烧菜。挑一小勺白白的如蜡一般的固体猪油往锅里一放,猪油瞬间化为蜂蜜般的液体。再加上一小勺盐,放油里炒一炒,热锅里的盐立马就欢快得活蹦乱跳。切好的青菜、萝卜、马铃薯、南瓜、茄子、四季豆等蔬菜纷纷排队等候入锅。蔬菜一倒进大锅里,顿时噼里啪啦,蒸汽

腾空而起,厨房里香气四溢。先煮好的菜放餐桌上,用大碗扣上,等父亲回家就可以开饭了。

农村里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大鱼大肉,饭倒是可以吃饱的。菜大多是地里种的时令菜,有时也可吃点菜卤、咸笋。爸爸喜欢喝汤,烧的蔬菜留一点在锅里,他倒一碗米汤进去,加点盐和味精,就是一碗美味的汤羹。一年到头,农家难得吃几回猪肉,其他荤菜更是见不着。生活是清苦的,但我们并不以为那是苦。其实我们也不太了解外面的人家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只知道肚子饿了可以回家吃饭,犯困了可以回家睡觉。有家,我们就是幸福的。

中国人见面总喜欢问:“吃了吗?”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是天大的事。譬如动物,大抵也都需要吃点东西填饱肚子,但未必都像人一样有自己固定的窝。有人说,某家人炉灶冷了,意思是这家人已经没人了。烟火是一个家存在的热度,烟火气是一个家庭的生气。没有这点生气,家庭就显得冷清无味了。

城里人喝喜酒,总喜欢吃正式宴席之前的“小饭”,“小饭”一般都是“编外厨师”烧的自备菜。“小饭”一吃好几餐,虽然没有正式宴席那般“高大上”,但这类似农村的烧制饭菜之法,却颇有农村的烟火气,能勾起人们满满的回忆与遐想。假期里回到农村,母亲伛偻着腰,用笨拙的手烧着或咸或淡的自家种的菜,摆了一桌,吃得就觉得够味。

新农村建设的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许多年轻人又返乡开办农家乐、农家厨房和民宿,农村里的袅袅炊烟又接连不断地升起,此烟虽非彼烟,但仍然增加了农村的烟火气,增加了农村人的回忆与梦想。

就是在城市里,傍晚回家,周末在家,大家也都喜欢下厨房,弄几个小菜,喝点小酒。虽然没有炊烟四起,但有了那点烟火气,小家就温馨依旧。

一股烟,一缕情,走到哪里都忘不了那缕袅袅的炊烟,忘不了那丝丝缕缕的乡愁,忘不了那温暖绵长的亲情。

◎诗艺

溪流组章

(组诗)

□胡建新

始丰溪,我永远的母亲

一根被年轮铭记的琴弦
流淌着乡愁,溯流而上
永不疲倦地向时间深处奔跑
穿过琵琶城,轻拂赤城

橹声、木鱼声、吟诗声
织成天籁之恋,飞出独笔鹅
讲着古意的方言,唱着越族山歌。

深一脚浅一脚,辗转书影经卷中
紫阳真人溪里化仙
智者大师诵经放生
活佛济公戏水

晨光里,沧桑的水碓吟诵寒山诗
桨声悠悠,拨开淡白色的雾
古老渡口,再不喊疼
清清水乡,有一个广阔的胸膛……

——我是清溪——滴水——

时光是沉淀到深潭
静静的深水
我伫立的刹那,无意打扰流动

水波便荡漾到天边
如一块丝绸迎风而动
似乎这里一切注定是
逃不出的宿命

我在白云的心里
在草木上雕塑形状
无影无踪,依然不改姓名
我注进眼泪的骨骼
锤炼成忧郁的气质,不去掩藏

我坚定所向的道路
尽管我常常生活在灿烂的
背面

三茅溪,我为你自豪

不奢求高山
探求低处宁静的水面
接纳天空的寥廓
三茅溪,我为你自豪

临水散步,浮躁的心也静下来
乱石已垒砌,脚踏实地
水上的月亮特别孤单
坚持下来,我再也不轻言放弃

月光下,水是谦谦君子
在你前面,欲望缩小到极致
枕水而睡,笨笨的我
浸润着水的灵气
自然的呼吸,梦乡里更加安然

你是大海的序言
你的脚步轻松、欢快、稳健
一滴水珠拉着另一滴水珠
千万滴拉着手,抵达大海的辽阔
三茅溪,我为你自豪